

《聊斋》显示出哪些清初物质文明

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(以下简称《聊斋》)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。文学作品是反映社会生活的,小说则更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《聊斋》是蒲松龄在40岁左右时基本完成的,也就是康熙十九年(1680)前后。通读细阅此书,可以从中了解清初物质文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。



清初玻璃仍很稀罕

《聊斋》中《喷水》云:“闻院内扑扑有声,如缝工之喷衣者。……太夫人亦惊起,两婢扶窗下聚观之。姬忽逼窗,直喷椽内。窗纸破裂,三人俱仆,而家人不知之也。”此为官宦之家,而其窗户仍糊纸,并没有安装玻璃。在近代工业化以前,玻璃除了做杯盏器皿和玻璃窗外,就是在其一面涂上水银来做玻璃镜。中国传统铜镜没有玻璃镜清晰,且日久会生锈,要定期磨镜才能正常使用。

虽然中国文献和考古文物中也有玻璃的零星记载和发现,但不像西方那样普及。《聊斋》中也偶尔提到玻璃。《道士》云:“比入其室,陈设华丽,世家所无。……酒饌芳美,备极丰渥。……珍果多不可名,贮以水晶、玉石之器,光照几榻。酌以玻璃盏,围尺许”。这里的玻璃盏并不是普通的玻璃器皿,而是“世家所无”的奇珍异宝。直到鸦片战争后,玻璃才逐渐在国内普及。

大型火器火炮使用渐广

清初小型火器枪支等发展滞

后,但大型火器火炮等的使用却渐渐普及,这在《聊斋》中也有反映。《遵化署狐》记:“次日,阅兵已,戒勿散,使尽扛诸营巨炮骤人,环楼千座并发;数仞之楼,顷刻摧为平地。革肉毛血,自天雨而下。”《龙》也有类似记载:“登楼哗噪,铙炮轰然,龙乃出”。嘉道间评论家但明伦批曰:“哗噪而铙炮之固宜”。意思是说,用铙炮轰击那条哗噪的龙很适宜。《崔猛》中,村民为防土匪来袭,“遣人四出,各假弓矢火铙。又诣邑借巨炮二。日暮,率壮士至隘口,置炮当其冲,……贼果大至,络绎不绝,俟尽入谷,乃推堕树木以断归途。俄而炮发,喧腾号叫之声,震动山谷。贼骤退,自相践踏。……两岸铙矢夹攻,势如风雨。断头折足,枕藉沟中”。

文化学术界长期存在一个误区,即认为中国发明的火药长期以来只用于烟花爆竹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:“他们(指中国人)致力于化学,发明了火药。不过他们只拿火药来制造烟火,用于节日。……中国人没有致力于发明这些毁灭性的工具(指火炮)。”其实,宋元以后,中国的火药武器就一直在发展,虽然明后期开始渐渐

问题,弄不好还会引起感染,造成其他疾病,我为此事专门请教过苗丽萍军医,她给开了一些药膏、药粉,让大家试试,还交代上班一定要穿短裤,勤换洗。不穿短裤磨得更厉害,伤得更重。要是把命根子磨坏了,还会影响生育呢,还会找不到婆娘呢!”

爱和慕古秀开玩笑的那个老兵问:“后头那句话,是苗军医说的,还是你加的呢?”

慕古秀说:“后面的话自然是我加的。你们想想,男人的命根子磨坏了,小弟弟焉头巴脑的,哪个女人愿意跟你呢?”

那老兵说:“为什么龙大秀愿意跟你呢?”不少战士看过龙大秀的照片,读过龙大秀写给慕古秀的信,知道“双秀”在谈恋爱处对象。

慕古秀捂着裤裆说:“我这里不是好好的嘛,没有磨破磨损,是

落后于西方,不过到清初仍在缓慢发展,且使用渐广。

已在探索梅毒的治疗方法

《翩翩》载:陕西邠(bin)县人罗子浮“居娼家半年,床头金尽,……无何,广疮溃臭,沾染床席,逐而出。丐于市,市人见则遥避”。罗被迫回乡。快到时,“又念败絮脓秽,无颜入里门”,幸而遇到一位美貌山女,命其“浴于溪流。曰:‘濯之,疮当愈’。……浴后,觉疮痒无苦。既醒,摸之,则痂厚结矣”。

这里所说的“广疮”,即明中期从广东沿海传入的杨梅大疮(梅毒)。这个故事的大背景是:梅毒起源于美洲,1493年哥伦布首航美洲返航后,梅毒被传入西班牙,很快在西欧传开。1498年达·伽马船队把梅毒带到印度,然后传入东南亚。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在16世纪初,明正德年间俞弁的《续医说》(刊于1522年)最早明确记载:“弘治末年,民间患恶疮,自广东人始。吴人不识,呼为广疮。又以其形似,呼之杨梅疮。”中国医家潜心探索治疗办法,汪机、李时珍之后,明末陈司成主张采用汞剂和砷剂来治疗,写成《霉疮秘录》,于崇祯五年(1632)刊行问世。

蒲松龄是个杂家,他的描写说明清初医家已经在摸索用含砷物质的山泉来治疗梅毒。不过,战胜梅毒是个长期的过程,直到20世纪初,西方发明了著名的抗梅毒药六〇六(肿凡纳明),梅毒才终于可以被彻底治愈。

对断肢再植术的向往和尝试

《诸城某甲》载:其邑中某甲者,值流寇之乱被杀,首堕胸前。寇

好蛋呀!”

又是一阵笑声从施工现场传来。

慕古秀说:“别光顾着笑,下班去我那里领药,我从老家河南温县一个老中医那里讨来一服专治烂裆的药,据说很灵验,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如果好用,我写信去再弄一些来。”

大家不笑了,为慕古秀的细心及对大家的关心关爱而感动着,掘进时干劲更大了。

慕古秀不仅玩笑开在井下,还把玩笑开到井上,开到了浙江小分队。北风井开工后,十一连负责井下掘进,小分队负责井上排渣、进料等井上辅助工作。战士们升井下井,和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,也都成了熟人。

一天,慕古秀升井上来,手里拿着两个啤酒瓶,对浙江小分队

退,家人得尸。将昇(yú,抬)葬之,闻其气缕缕然。审视之,咽不断者盈指。遂扶其头,荷之以归。经一昼夜始呻,以匕箸稍稍哺饮食,半年竟愈。又十余年,与二三人聚谈;或作一解颐语,众为哄堂,甲亦鼓掌。一俯仰间,刀痕暴裂,头堕血流,共视之,气已绝矣。

《聊斋》中的一些篇章,是作者搜集采访民间传说故事,加以整理后修饰润色而成。“至谓作者搜采异闻,乃设烟茗于门前,邀田夫野老,强之谈说以为粉本,则不过委巷之谈而已。”(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这个故事反映了人们对断颈再植的诉求:脖子基本被砍断了,只剩下比手指粗点的咽管没断,经过调养居然痊愈了,十多年后不小心,旧伤复发而死。但在医学上,断颈再植目前尚未实现。

《聊斋》中亦谈到了断肢再植:

生急捉虎耳,极力伸臂入虎口,以代锦瑟。虎怒,释女,嚼生臂。脆然有声。臂断落地,虎亦径去。……生忙遽未知痛楚,但觉血溢如水,使婢裂襟裹断处。女止之,俯觅断臂,自为续之;乃裹之。……解裹,则臂骨已续;又出药掺其创,始去。……臂愈,女置酒内室,以劳之。(《锦瑟》)

可能清初已有医家尝试着进行断臂再植,但限于当时的医学水平,说再植成功也仅仅属于美好愿望和文学创作。不过,断肢再植今天已逐步变成现实了。

《聊斋》既为我们留下许多千古传诵、脍炙人口的文学故事,也留下了反映清初物质文明和社会生活的一些重要历史资料,如同毛泽东所说,“《聊斋志异》可以当成清朝的史料看”(徐中远《毛泽东续评五部古典小说》)。

张箭

来源:《清史参考》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282

关于坏蛋的故事,我来给大家讲个笑话。几个领导到餐厅用早餐,服务员给每个人上了份,每份中有一枚鸡蛋。一个领导发现自己那一份中鸡蛋坏了,就让服务员给换一个。服务员把好的鸡蛋拿来,忘了是哪个领导要的,就高声地问道:哪个领导蛋坏了?领导们谁也没应声。服务员又高声问:哪个领导是坏蛋?哪个领导是坏蛋?坏蛋领导怎么不说话呢?慕古秀用女声把服务员的话学得惟妙惟肖,笑得战士们前仰后合,有的弯腰揉着肚子。

稍停了一会儿,慕古秀认真严肃地说:“海水烂裆这是一个大

那帮人说:“兄弟姐妹们辛苦了!我特意从海底打两瓶矿泉水来犒劳你们。”说完,一瓶递给范兰枝,一瓶递给“东霸天”,两人拿起瓶就喝,只听“东霸天”“妈呀”一声,“呸”“呸”吐了半天,说:“咸死我了,你慕连长哄死人不偿命!”范兰枝做事从来温柔仔细,她细抿了一口,觉得味道不对,站在那里“咪咪”地笑。

慕古秀一本正经地说:“不喜欢吗?不喜欢给我,我拿回连队当盐使哩!”他真的把这两瓶陈年海水拿到了厨房。炊事班长还挺高兴,说这水比盐还咸,用了还节省盐呢。

用了两天海水当盐炒菜,被司务长刘宪胜阻止了。刘宪胜对炊事班长说:“这古海水成分复杂,可不敢让战士们吃,吃了会伤害身体哩!”

待续